

故宮
珍藁
本
刊

故宮博物院編

海南出版社

八代文鈔百家小集

第六冊 共八冊

故宮珍本叢刊第 615 冊元明詩文總集

故宮博物院編

新鑄八代文鈔百家小集

第六冊（共八冊）

海南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箋註唐賢絕句三體詩法/(宋)周弼選;(元)釋圓至注。—影印本。—海口:
海南出版社,2000.10

(故宮珍本叢刊)

本書與“歷朝應制詩選/(明)吳汶等輯”共9種書合訂

ISBN 7-80645-749-6

I. 箋… II. ①周…②釋… III. 文學—作品綜合集—中國—古代 IV. Z121.7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1999)第 68758 號

故宮珍本叢刊第 615 冊
元明詩文總集
新鐫八代文鈔百家小集
第六冊(共八冊)

故宮博物院編
責任編輯:李升召

*

海南出版社出版發行

海南省海口市金盤開發區建設三橫路 2 號 郵政編碼:570216

湖南省新華印刷三廠印刷

湖南省長沙市韶山路 158 號 郵政編碼:410004

本書正文用紙由金城造紙(集團)有限責任公司生產

*

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200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開本:787×1092 毫米 1/16 印張:25 印數:1-400 冊

ISBN 7-80645-749-6/Z·27

定價:1860 元(元明詩文總集 10 種共 12 冊)

本書如有印裝質量方面問題請與我社或承印廠聯係
我社為本書每冊(種)書新編的目錄均置於每冊書末



祭十一舅母范夫人文

宋 黃庭堅

嗚呼夫人令德孝恭佐我元舅肅雍于官柔不遐慳
剛不忌克誰傳誰師金玉天質螽斯多子扶牀坐膝
笑之怒之慈視如一夫人歸止不及皇姑事我安康
進掖退扶酒肴枕簟溫清起居婦拜姑老尊重則傲
倚嗟夫人老而克孝誰不淑壽大國楚秦孰是夫人
而不中身兒皆詩書女亦箴絜得喪秋毫彼亦何卹
庭堅等來自江南哭奠藁葬毀瘠餘生哀深母黨

祭范舅母文

祭知命弟文

宋 黃庭堅

君歿荊州我在萬里厥後四月始聞訃音既無孤悻
恃有兄弟天既喪我君不能年自我哭君頭髮盡白
英風豪氣審此一棺拊棺長號殆無生意公秘之計
身有所縻既難以歸舟車可慮乃得吉卜旅殯僧院
遠至親理則安宴無驚無恐扶將上舉絕慟一觴
其君尚饗

祭知命弟文

解疑

宋 黃庭堅

或議涪翁御奴婢不用鞭撻能慈而不能威涪翁笑曰奴婢賤人不過爲惡而詐善慢令而詐恭當其見效在前雖我亦不能不怒退自省不肖之狀在予躬者甚多方且自鞭其後又何暇舍己之沐猴而治人之沐猴哉或曰孔子曰小懲而大戒小人之福然則非欺涪翁曰然有是言也不曰不教而誅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乎今之用鞭撻者有能離此三過者乎晉陶淵明爲彭澤令遣一力助其子之耕耘告之曰此亦人子也善遇之此所謂臨人而有父母之心者也夫臨人而無父母之心是豈人也哉是豈人也哉

晁無咎文抄

離騷新序

變離騷序

汴都賦序

海陵集序

何龍圖奏議序

續歲時雜咏序

捕魚圖序

送劉公權序

晁無咎

送段康侯序

清美堂記

照碧堂記

歸來子名繙城所居記

金鄉張氏重修園亭記

白蓮社圖記

遊新城北山記

上蘇公書

再見蘇公書

答外舅兵部杜侍郎書

與魯直求撰先君墓誌書

書母丘震

書王燭後事

書陳唐父綿州守遺愛事後

跋林逋薦士書後

跋廖明略能賦堂記後

跋蘭亭序

跋李遵易畫魚圖

見無答

話述

猪齒曰化佛贊

東坡先生真贊

南華真人畫贊

賈甥書几銘

大圓硯銘

歛硯銘

黃君墓誌銘

御先生墓表

館閣祭呂申公文

國子監祭司馬溫公文

祭端明蘇公文

河北提舉司告祭文

河北轉運司告祭文

祭大孤山女郎文

見無答

離騷新序

宋晁補之

劉向離騷楚辭十六卷王逸傳之按八卷皆屈原遭憂所作故首篇曰離騷經後篇皆曰離騷餘皆曰楚辭天聖中有陳說之者第其篇然或不次序今遷遠遊九章次離騷經在九歌上以原自敘其意近離騷經也而九歌天問乃原既放攬楚辭廟鬼神之事以摠憤者故遷于下卜居漁父其自敘之餘意也故又次之大招古與疑原作非景差辭沉澗不返不可如

離騷新序

何也故以終焉為楚辭上八卷九辨招魂皆宋玉作或曰九辨原作其聲浮矣借誓弘深亦類原辭或以為賈誼作蓋近之東方朔嚴忌皆漢武帝廷臣淮南小山之辭不當先朔忌王褒漢宣帝時人皆後淮南小山至劉向最後作故其次序如此此皆西漢以前文也以為楚辭下八卷凡十六卷因向之舊錄云然漢書至屈原賦二十五篇今起離騷經遠遊天問卜居漁父大招兩六九章九歌又十八則原賦存者二十四篇耳并國殤禮魂在九歌之外為十一則溢而

為二十六篇不知國殤禮魂何以系九歌之後又不

可合十一以為九若溢而為二十六則又不知其一篇當損益者何等也惜誓盡敘原意末云鸞鳳之高翔兮見盛德而後下與賈誼乎屈原文云鳳凰翔于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斷章趣同將誼做之也抑固二十五篇之一未可知也然則司馬遷以誼傳附原亦由其文義相近後世必能辯之王逸東漢人最愛楚辭然九思視向以前所作相關矣又十七卷非舊錄特相傳久不敢廢故遷以附續楚辭上十卷之終

離騷新序

而其下十卷自唐韓愈始焉離騷人不讀久文舛闕難知王逸云武帝使淮南王安作章句至章帝時班固賈逵復以所見改易前疑亦作章句其十五卷闕而不說今臣作十六卷章句然則安與固逵訓釋獨離騷經一篇不知固逵所改易者何事今觀離騷經訓釋大較與十五卷義同或淺陋非原本意故頗刪而存之而錄司馬遷史記屈原傳冠篇首以當離騷序云

變離騷序

宋 晁補之

補之既集續楚辭二十卷又集變離騷二十卷或曰果異乎抑屈原之作曰離騷餘皆曰楚辭矣今楚人又變而迺始曰變離騷何哉又楊雄為反離騷反與變果異乎曰反離騷非反也合也蓋原死知原惟雄雄怪原文過相如至不容而死悲其文未嘗不流涕也。以謂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乃作書往往據其文而反之雖然非反

變離騷序

其純潔不改此度也反其不足以死而死也則是離騷之義待反離騷而益明何者原惟不為箕子而從比干故君子悼諸不然與日月爭光矣雄又旁離騷作廣騷旁惜誦而下作畔牢愁雄誠與原異既反之何為復旁之又變離騷以其類而異故不可以言反而謂之變若荀卿非蹈原者以其後原皆楚臣遭讒為賦以風故取其七篇列之卷首類離騷而少變也又嘗試自原而上拾三百篇求諸書禮春秋他經如五子之歌狂首之斑然豔則續而蟹有筐佩玉藁今

吾無所系之祈招之惜惜鳳兮鳳兮他如此者甚多

咸古詩風刺所起戰國時皆散矣至原能復興則列國之風雅始盡合而為離騷是以由漢而下賦皆祖屈原然宋玉親原弟子高唐既靡不足于風大言小言義無所宿至登徒子靡甚矣特以其楚人皆故繫荀卿七篇之後瓠子之歌有憂民意故在相如楊雄上而子虛上林甘泉羽獵之作賦之闕衍于是乎極然皆不若其大人反離騷之高妙猶終歸之于正義過高唐但論其世故繫高唐後至于京都山海宮殿

變離騷序

鳥獸笙簫眾器指事名物之作不專于古詩側隱規誨故不錄李夫人賦長門賦皆非義理之正然辭渾麗不可棄曹植賦最多要無一篇逮漢者賦卑弱自植始錄其洛神賦九愁九詠等并錄王粲登樓賦以見魏之文如此陸機陸雲有盛名顧不足于植粲摘其義差近者存之思遊有意乎幽通而下恨其流溢遠矣然晉人喜清談而摯虞此作庶幾有為而言致足嘉者也鮑照長于文辭故其蕪城作獨出宋世又以劉渾事諷劉瑱有心哉于此者江淹用摹而文麗

又梁文益卑弱然猶蒙虎之皮尚區區楚人步趨也
 唐李白詩文最號不襲前人而鳴阜一篇首尾楚辭
 也求云雞聚羣以爭食鳳孤飛而無隣嫫母衣錦西
 施負薪辭不彫而指類唐人知楚辭者少誤以為詩
 云王維生韓柳前纔數十言雖淺鮮未足與言義然
 低昂宛轉頗有楚人之態矣元結振奇自成一家要
 曰羣言之異味亦可貴也顧況文不多約而可觀問
 大鈞理勝招北客詞勝阿房宮云亦使後人而復哀
 後人皆唐賦之不可廢者也皮日休九諷專效離騷

變離騷序

六

五

其反招魂靳靳如影守形然非也竟離去畫者謹毛
 而失貌嗚呼離騷自此散矣故不錄以迄本朝名世
 之作多已載續楚辭中今所錄賦及文操志宏傑自
 出新意乍合乍離亦足以知古文之屢變至末而復
 起云或大意述此或一言似之要不必同同出于變
 故皆以附變離騷若謂之變楚辭乎則楚辭已非離
 騷楚辭又變則無離騷矣後無以復知此始于屈乎
 矣惡夫愈遠而逃其源若服盡然為之系其姓于祖
 故正名以存之

此文論述精確當與元微之叙杜少陵並傳

變離騷序

六

四

汴都賦序

宋 晁補之

宋興百年仁宗時天下又安人務衣食至熙寧元豐間積累滋多於是天子方奮然有意修法度齊庶官正宗廟官室并衢城域使各有體以隆中興示天下

汴都賦序

八

一

八

五

乎太平觀而奉議郎前知亳州譙縣事關景暉初奏汴都賦以諷天子嘉其才命對便殿景暉言天子盛德焦勞天下蓋四方之政所以行而其末歸之清淨以諫上愛民力固基本如所奏賦旨天子以語宰相使補中都官之缺景暉貧不能留京師乃官河北而先帝弃天下景暉亦行去河北抱其賦而泣以屬北京國子監教授晁補之序其意補之曰聖人初無意於言六經之辭皆不得已夫不得已故言之致必始於詳說而后終之以說約聽廉者語不若聽夸者語夸易好也聽狡者語不若聽婉者語婉易從也故賦之類常欲人博聞而微解見人言九州山川城郭道路太行呂梁舟車萬里之勤則使人思投轄弭節見人言州閭宴會賓主酬酢匏竹啾咽晡夕厭滿醑醅

有拂則使人思弛帶而卧故上林羽獵言卒徒之盛終日馳騁則必以節儉成之楊雄以謂猶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後世猥以雄悔之因弃不務然補之竊怪比來進士舉有司者說五經皆喜為華葉波瀾說一至百千語不能休曰不如是旨不白然卒不自至辭賦獨曰是侈麗閎衍何也景暉為人蓋澹泊寡嗜好至飯脫粟茹藿自枯槁與補之處或終日不道人一事或終歲不見其喜愠夫固安為侈麗閎衍者非耶故備論之

海陵集序

宋 晁補之

文學古人之餘事，不足以發身。春秋時，齊魯秦晉宋鄭吳楚列國之大夫，顯名諸侯，相與聘問交接，陳詩揚禮，見於言辭，人稱之。至今，想見其為人，若不可及者，皆有它事業，尊君庇民，舉大而任重，排難而解紛，用之如穀米藥石，一日不可無，而言辭者，特以緣飾而行之耳。戰國異甚，士一切趨利，邀合朝秦而暮楚，不耻無春秋時諸大夫事業矣。而言辭始專為賢雄。

海陵集序

世資或其間千一好焉，惟恐其學之而力不逮，營度雕琢，至忘食寢，會其得意，倏然自喜，不啻若鍾鼎錦繡之獲，顧他嗜好皆無，足以易此者，雖數用以取詬而得禍，猶不悔。曰：吾固有得於此也。以其無益而趨為之，又有患難而好之，滋不悔，反賢乎海陵集。蓋許君大方作，亦窮而不悔者之一也。君於詩好之益蓋辛苦刻篆呻吟，囊氏者有年，不幸其犁然之音，篤吾窮類，然君少年自己得聲譽，至它事業行已，益與皆方進，未可量何苦而為是，閉關絃歌霖雨饑餓之。

海陵集序

聲樂之而不厭如此，且以為後世名乎，則孰與當身捷得權位之利，抑謂利者君不近乎，則後世之名於君亦復安有哉，是未有以此語君者也，是惑也。補之既序此意，以賢君能獨為人之所不為者，而非有希於世視趨利邀合，猶勝然亦因以為戒。君字體之與補之故人，又潛陳伯修皆厚云。

何龍圖奏議序

宋 晁補之

某嘗論天欲平治天下其勢有不期而自合者三始
 興之主不以兵革本于得人心以得天下故天為之
 開其統使宏且遠而其後世子孫出而承之者必恭
 儉愛人其德之流行亦洽故為之培其基使遠且固
 此二者皆天也又世常忽于無難無與佐之孰戒而
 康故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夫王者將有為而士
 之生于其國者多此亦非人之所能為也有以開之
 何龍圖奏序入

有以培之與夫卒相之以士然皆非人之所能為故
 曰天欲平治天下其勢有不期而自合者三何以言
 之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堯舜不可及也
 而湯有慙惠禹不以兵革猶八年于外用其力者勤
 矣而太祖皇帝不馳一馬不遺一矢雍容達節而有
 天下天下奔走而稱臣五國稽顙而下吏其受命配
 禹而用力寡由湯以來未有太祖之武也天固開之
 矣漢高祖以馬上取之至老于馬上而不得休且繼
 有諸呂喋血之禍而後文景起而施其澤兩世遵業

僅得休息于無為而仁宗皇帝席祖宗優游之盛傳
 之百年無大變故乃身服恭儉以振德之又四十餘
 年其守成比文景而施澤久由漢以來未有仁宗之
 仁也天固培之矣方是時人君虛已于上而羣臣並
 進各自明于下君臣有慶譽而下並受其福風俗醇
 厚君子多而小人少蓋若董仲舒所言詩人美之為
 作上天祐之為生賢佐者嗚呼豈人力也哉其一時
 將相文武光明碩大之材左右論思直諫多聞之士
 不可勝數而何公名其間公為御史諫官至列侍從

何龍圖奏序入

二

終始一節知無不言近古之遺直者其所為奏議二
 百餘篇為二十卷其言安危治亂之至數弛張取舍
 之要務與其尤深切世病者當時略已施行其誠心
 出于憂國愛君簡易而通非若世之無得于其中而
 以為文者榮華易瘁而難久也然則仁宗所以為宗
 有德跨文景而追成康有咎致矣某是以竊嘆于何
 公知天之生斯人有時而公之遭斯時有命二者適
 相值實難蓋必有能聽言之主導其臣使言而後能
 言之士至則夫生之者天也使之至者君也故君之

權勝天。然至有得士而不能用。士以是隱。則夫使其君能用而成功。是乃所以為天相之道。故天亦終勝人。昔吳季札觀上國。論其興衰。如指諸掌。而獨見蘧伯玉數人者。以衛多君子。其國無故。此不探其天命之所在。而祇以人事知之。然至于今。論知天者。唯吳季札則天人之際。固可見矣。某昔為和川令。會天子詔天下言士。而公以天章閣待制使河東。遽取其文上之。幸以是知名。今位政府。于公為門下士。故其子某以公遺藁求序。而不得。辭公名。鄒字聖從。某州

備龍圖奏序

三

某縣人仕至某官云

續歲時禠詠序

宋 晁補之

宋氏自宣獻公益大德行文章。語世族者必先之家。故藏書其多。與四庫等。而宣獻公之子常山公。女道能世宣獻公之學。好書滋不倦。博聞彊志。為時顯人。與客語。疊疊下上。數千載間。在其齒牙也。補之為兒時。諸老先生為補之道。宋氏如此。而補之生。世晚去。宣獻公遠重。以不及拜常山公。私自記。欲盡得宋氏之書。而觀之。元豐六年六月。遇畢公叔於京師。公叔續歲時詠序

八

一

言宋氏藏詩曰。歲時禠詠者。蓋宣獻公所集。唐以前詩人之作。髣髴具在。公叔曰。夫天地變化。其情至微。有不可道以辭者。四時之間。氣候物色。俯仰輒異。使一人言之。雖其巧如簧。恐不得與造物者爭功。於是禠衆言而觀之。不亦可乎。宋氏故多賢。而宣獻公之孫曰剛叔。尤篤志於學。不愧其先人。又嘗集宋詩人之所為。為續歲時禠詠。以成其祖之意。蓋若干篇。且詩之作。患言不能稱物者。以得之偏也。嘗試丹青家言。憑几肆目於方尺之間。而四時氣候物色。條舒榮

稿所以過乎吾前者每觀每異其致亦足樂也因其集屬補之為序補之復於公叔曰詩之亡久矣幽詩七月其記日月星辰風雨霜露草木鳥獸之事盛矣屈原宋玉為離騷最近於詩而所以託物引類其感在四時可以慷慨而太息想見其忠潔剛叔於宋詩所取若此其亦有得於管人之意乎宋有天下百年而詩之作中間尤盛蓋剛叔之所取小大成備今觀其錄一時顯人用是名世其尤宏傑者雖以有礪一地呼吸陰陽而成歲功可也其下者亦因所長而續歲時詠序入

傳猶之一氣候至生者皆作灼然而華嚶然而鳴以謂天地之巧盡此矣補之方求為太原官聞其俗儉陋無登覽燕語之樂將因公叔盡傳剛叔之所藏者以行而忘吾憂也故喜

序之

捕魚圖序

宋晁補之

古畫捕魚一卷或曰王右丞草也紙廣不充幅長丈許水波渺瀰洲渚隱隱見其背岸木葭莢向搖落草萋然始黃天慘慘雲而風人物衣裘有寒意蓋畫江南初冬欲雪時也兩人挽舟循涯一人篙而下之三人巾帽袍帶而騎或馬或驢寒峙肩擁袖者前揚鞭顧後攬轡語袂翩然者童負囊尾馬背而倚若擁鼻者三人屈竹為屋三童子踞而起大網童從旁出捕魚圖序

者縛竹跨水上一人立旁維舟而下有符者方舟而下四人篙而前其舟坐若立者兩童子曳方吾行水間者縛竹跨水上一人巾而依蓬蔭坐沉大網旁苟屈竹為屋縛竹跨水上童子跪而起大網者一人屈竹為屋前有瓶孟可見者篙者漿者俛下罩者三人皆笠方舟載大網竹且漁兩兒兩蓋依蓬蔭坐有中而額出網中得者艇操楫一人縛竹跨水上顧而語前有杯孟者方舟載大網出網中得者縛竹跨水上兩兒沉大網旁維縲者兩人篙其舟甚力有帷幙坐

而濟若婦人可見者方舟俛渚一人篙一人小而顯

三童子若飲食若練前有杯孟者一人推葦間童子

俛而曳循涯者人物數十許目相望不過五六里若

百里千里右丞妙於詩故畫意有餘世人但以語言

粉墨追之不似也常憶楚人云帝子降兮河渚目渺

渺兮愁子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引物連類

謂便若湖湘在目前思頃時歲晚道吳江如此漁者

男子婦女童稚舟楫梁笱網罟罾罩粉然在江然其

業廉而事佚故無市廛爭利意此與魯二大夫去國

補魚圖序

其色無別恨奚以異元祐元年四月二十月季希孝

出之欲摹寫無善工乃借韓退之序畫人物意賦之

穎川晁補之序

送劉公權序

宋 晁補之

田文好客禮邑之入以食客日不足然文廢客亦稍

稍去文恨之或曰君不見夫趨市者乎平旦側肩爭

門而入日暮之後掉臂而不顧非好朝而惡暮所求

物忘其中余蚤為流輩所推雖無邑人以奉客而客

從余游亦不厭嘗守三郡所薦士數十人得罪而歸

坐田里七年客以書來或過之曰繞三人所舍遠城

郭陸無以同居水無以佐刺舟然余每誦或者語亦

送劉公權序

無意于客也而開封劉君公權無平日舊乃惠然數

過余寒不以坐無醴而辭饑不以麥飯蔥葉非而不

哭也田野無酒徒劉君又飲酒溫克故余與之游如

平日客或劇飲大歡無疵吝或偶坐終日不相語唯

而出亦忘吾憂而劉君又塌然去余為之恨恨劉君

世戚里將種然喜從士大夫游問其舊所與厚往往

當世知名士或在朝廷尊顯或斥逐困畏劉君不以

富貴貧賤變交情足以愧翟廷尉門外客百輩其義

固近時士所希得吾知劉君將有聞于吾人也故于

其來別以是言贈之

送劉公權序八

五

送段康侯序

宋 晁補之

故人什邡段君康侯得官桐廬當具舟補之曰頃至
新城與桐廬相望七里瀨嚴陵釣磯佳處也康侯曰
然陵與光武卧以足加腹報司徒霸書纔二十四字
使者嫌少而諛以買萊求益不與也亦高矣補之曰
士無窮達論歸潔其身惟伯夷伊尹柳下惠可信餘
子或遠或近皆累于名陵與道足乎已無求于世招
之不至可也至而不仕亦可也何必明人以天子三
送段康侯序八

公皆舊故而特放鷺以自尊陵操誠高亦近名者莊
子曰枯槁之士宿名枯槁自命宿道可也宿名非也
康侯曰然補之曰古惟兩士近不類于名者其一士
猶恨其自言也康侯曰何耶補之曰晉文公賞從士
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不及將入綿上山中其母曰
亦使知之之推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矣何以文爲
若之推可謂不累于名矣漢韓康賣藥長安市不二
價有女子從康買藥康守價不移女子曰君是韓伯
休耶乃不二價康曰我本避名今女子皆知有我何

用藥爲乃入霸陵山中康避名誠是也恐人識之
去焉可也何必曉疑者以吾果韓康故曰猶恨其自
言也然此兩士皆勝陵陵夸世主是顯也非隱也夫
陵何足高光武以萬乘不忘舊故下匹夫乃足高康
侯曰然補之因復曰今康侯兒童勤苦學問數以文
詞與計借有司不識卒遺之守經知古廉潔不阿白
首栖栖以其妻孥跋山浮江數千里康侯不以人不
知慍見人呼我愚則我亦愚以方前兩士者不累于
名不更近乎豈其必若嚴陵夸乃足高雖然士生一

送段康侯序

世取不愧忤高與卑或勢所遇不足道桐廬佳山水
山水多秀民康侯官餘暇與其邑子田野逸士言而
時察之得無物色有如陵枯槁自喜者猶持竿其瀨
中

清美堂記

宋 晁補之

答柳子厚名愚溪而居而溪之神見夢曰余甚清且
美爲子所喜子幸擇而居余而辱余以無實之名以
爲愚耶子厚與之辨其言信激而有理須城王景亮
以爲不然曰無物之名物之實也且子厚固不愚夫
安能使溪愚也士而矜其能不自愛以近權利而取
悔未始病其智也而曰我固愚余羞之在州里則賢
不肖小大皆趨焉行四方則人慕交之居朝廷則附
清美堂記

者衆若此皆自以爲吾智能得之而余以爲有命故
余進則不敢以智徵其所難而退亦不敢以余力之
所無如何而受余之愚責汝之陽虜泉之上其南大
澤其土腴其生物夥而可悅築圃而居之爲堂以臨
溢泉而挹北山取其所謂甚清且美者合而名余堂
溢泉之上多楊柳茂木可休而坐釣魚以忘老杖而
望北山雲氣之浮游可接也其前岡阜陂隰摧確而
漫漫青齊之往來者岐路迤靡牛羊麥禾膏野極望
鳴鶴鶴而下鳧雁也余又種花其旁爲錦堤鑿堂之